

清代历史资料丛刊

春明梦录·客座偶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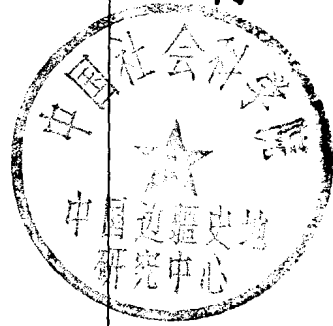
何刚德著

K

清代历史资料丛刊

何刚德著

春明梦录
客座偶谈



0704

春明梦录·客座偶谈 何刚德著

定价一元二角

上海古籍书店影印

上海福州路四二四号

上海影印厂印刷

一九八三年九月

(古-23) 1-10000

影 印 说 明

《春明梦录》两卷，杂记清代宫廷掌故、科场见闻、名人轶事等。涉及的重大史事有中法战争、甲午战争、义和团运动等。原书曾辑入作者的《平斋家言》。《客座偶谈》四卷，杂记清代有关官制、科举、法律、经济等方面的史事，也涉及民国初年的一些历史情况。

作者何刚德为光绪进士，曾任京曹十九年，后又出任江西建昌和江苏苏州等地知府。两书所记多为作者亲身经历，史料价值颇高。现根据民国年间作者自刻的本子合印出版，以供清史研究者参考，及一般读者阅读。

上海古籍书店一九八三年九月

平齋家言序

余曩有課孫草之作。意雖不專屬課孫。而究限於範圍。舉凡世事之推遷。人情之變幻。語焉殊未及詳。回憶七十年來。身世所經歷。耳目所接觸。幾如雲煙過眼。渺然而無可捉拏。夜窗默坐。影事上心。偶得一鱗半爪。輒瑣瑣記之。留示家人。自丁巳迄去秋。哀然成帙。退居無事。略加編次。分爲春明夢錄。郡齋影事。西江贅語。客座瑣談。家園舊話五種。錄而存之。祇自成爲一家言。本不足爲外人道也。嗣友人以春明一錄。可以存掌故而補遺佚。愆惠付梓。因復加刊削。屬諸手民。非敢言問世也。亦

藉以誌世變已耳。壬戌冬日。平齋識。

平齋家言卷一

春明夢錄

京師爲首善之區。鐘簴所在。觀聽肅焉。時值承平。紀綱未弛。大臣老成持重。儘有正色立朝之風。百僚庶司。不失同寅協恭之雅。卽朋簪投洽。亦每以道義相規。文酒過從。依然風流儒雅。人言朋友之樂。無如京師。蓋於飲食酬酢外。獨得真趣也。余於丁丑觀政銓曹。躬逢其盛。固不以長安爲不易居也。不數年。法越構衅。黨派漸岐。乃激成甲午中東之戰。戰後余卽出京。然其時風氣稍移。而大防尙未潰決也。詎知黨禍萌



芽。潛滋暗長。戊戌政變。庚子拳亂。相逼而起。洎丙午重復到京。世事已大異昔時矣。回首春明。重溫舊夢。不禁百端交集已。

余以丁丑會試成進士。房考爲翰林院編修廣東呂冕

士師。

紹端

座師爲大學士吉林寶文靖師。

鑒

號佩衡。

吏部尙書河南毛文達師。

和熙

號旭初。禮部侍郎浙

江錢湘吟師。

寶廉

閣學宗室崑文恪師。岡號筱峰。呂

師毛師於余戊寅回京時卽不及見。閱數年。錢師亦

終於吏部侍郎任內。照例賜祭。余在其教場五條胡

同寓所。見世兄幹臣總揆。

能訓

出迎天使。時方數齡。

也。寶師崑師則相從最久焉。

余鄉榜中式。係在丙子恩科。房考爲陝西時銘三師。永

新

主考爲錢塘孫子授侍郎師。

詒經

副考爲無錫王

莘鋤比部師。

粹

時師後以引見到京。目力極差。余適

在部。爲之加意照料。事妥出京。旋即作古。王師文名

甚盛。門下尤多知名。丁丑夏間。丁憂回籍。亦旋即去

世。孫師卽慕韓總揆之尊人。在戶部侍郎任內。因懲

辦部吏史松泉事。爲同官所擠。退出毓慶宮。留侍郎

本任。意殊不懌。不久亦終於位。師講理學。待人仁厚。

光霽可親。慕韓與其弟慕蘊二難競爽。知其發迹之

有自來也。

余五應童子試。乙亥歲始受知於閣學廣東馮展雲師。
譽驥師書法名重一時。衡文重手法。其規矩較路閨
生之仁在堂爲精。師在京時。僅謁晤兩次。風裁清峻。
面瘦而鬚稀。頗與李太白畫像相似。旋任陝撫。不數
時卽被議免職。然無大過也。

余榜下到吏部。分考功司兼驗封司行走。吏部分文選。
考功。稽勳。驗封四司。文選司掌文官銓選。考功司掌
文官議處。而京察大計亦屬焉。稽勳司掌文官丁憂
更名。驗封司掌文官封典及卹典。四司之中。以文選

考功爲兩大司。選不兼功。功不兼選。其餘勲封兩司。隨便可兼也。每屆京察。吏部一等六員。而漢人居其二。循例以文選考功兩掌印得之。掌印例用實缺郎中員外郎。余到部十一年。未補主事。卽代理司務廳及驗封司掌印。光緒十七年。補文選司主事。升考功司員外。實授驗封司掌印。十九年。升驗封司郎中。調充考功司掌印。計自榜後告假。卽於戊寅秋銷假。迨甲午春。得一等實歷。俸十七年中。無一日間斷。然視他部之淹滯至二十餘年者。已爲優勝矣。

余官京師時。召見三次。皆在乾清宮。時德宗正親

政也。第一次因京察一等記名。見時只問籍貫履歷。無多語。第二次因郎中俸滿截取。見時問在何司當差。對曰。在考功司掌印。又問考功司有幾案未覆奏。對曰。只有廣東南海縣潘泰謙議處一案。不日卽當覆奏。問潘泰謙議何處分。對曰。革職處分。問何以須革職。對曰。此次參案。外頭俱已洗刷乾淨。摺尾以才具平庸四字奏結。部例無才具平庸作何議處專條。惟查佐雜人員俸滿甄別例。凡才具平庸者俱斥革。佐雜才具平庸。尙應斥革。知縣爲正印官。如果才具平庸。自難輕減。擬卽比例議處。隨後卽略問數語而

退第三次因簡放建昌府謝恩。見時先問籍貫履歷。後問在何衙門當差。隨問隨對。對畢便言。汝去江西好好安養百姓。遂點頭而退。迨服滿進京。簡放蘇州遺缺府。則孝欽太后重複臨朝。謝恩時在頤和園召見在宮。見時御座在宮之西間屋南窗炕上。向北。在園時御座則在殿廳屋東壁向西。孝欽太后與德宗同坐一炕。太后偏南。皇上偏北。行禮畢。趨案之西北隅側向。太后跪。隔數分鐘。喘息稍定。始發問。蓋宮廷體恤之意然也。開首問籍貫。後問福建民教情形。又問礦務能否發達。旋又問在江

西幾年。江西各府情形如何。並追問當日拳亂。地方如何被擾。後來如何結束。滔滔數百言。俱一一奏對。畢。旋歎息言曰。中國自海禁大開。交涉時常棘手。庚子之役。予誤聽人言。弄成今日局面。後悔無及。但當時大家競言排外。鬧出亂來。今則一味媚外。又未免太過了。時事艱難極矣。全賴大小臣工苦心對付。無過不及。纔能挽此危局。江蘇地方事也不是好辦的。予看汝在外多年。事理亦很明白。好好去做便是。又言。皇帝有話說否。德宗只說汝可下去。遂退出。余先後召對四次。經歷情形如此。在京時。便微聞兩

宮有隔闕之說。到蘇後。謠言日益歧。更有軒輊已甚之語。今者王步已改。無可忌諱。而吾身親見之事。儘有可資印證者。敘其大略如右。不敢贅一辭也。

咸豐之末。文宗出狩熱河。時端華肅順竊政柄。欲輦京倉米輸熱。寶師適貳戶部。以根本不宜搖動。力持不可得。旨寶某著卽處斬。嗣文宗賓天。兩宮太后垂簾聽政。乃改以五品銜署戶部侍郎。旋即大用。與恭忠親王文文忠公祥同心夾輔。蔚成中興。不得謂非一時之盛也。洎甲申越南之役。朝士以樞臣失職。交章彈劾。遂以禮親王出代恭邸。而寶師遂與

同直諸公同時出軍機矣。

寶師嘗告余曰。汝同鄉陳伯潛參崇禮曰。識字無多。習氣甚重。謂不應任以禮部尙書也。渠特未知崇禮來歷耳。當洋兵之燬圓明園也。兩宮以列祖列宗聖容爲重。有旨命我往視。及到園。滿地灰燼。村無居人。時崇禮以奉宸苑苑丞獨守官舍。我詢以洋兵蹤跡。及連日蹂躪情形。相對而泣。旋告以來意。假以從騎。同往各處尋覓。二人奔馳十餘里。見聖容散佚地上。殘破不堪。驚惶無措。崇禮乃泣言曰。聖容毀壞至此。卽檢拾亦不能全。若舉以覆命。不特徒增

國恥。且益傷聖心。以苑丞愚見。不如歸之火化。較爲得體。我以其言甚中肯。乃囑其尋覓稻草舉火。跪地泣而焚之。歸以徧尋。不見覆奏。自是我甚重其人。遂由苑丞漸漸升到郎中。二十餘年。循資按格。得一尙書。似不爲過。今謂其識字無多。苑丞何能與太史公比。但事理之明白與否。自又當別論也。

寶師出軍機。逾數時。兩宮謁陵歸。軍機大臣五人。各賞穿黃馬褂。次日。師告余曰。昨日。上諭看見否。汝以爲何如。余曰。未免太濫。師曰。蘭州克復之日。捷報至。穆宗召見軍機。各賞穿黃馬褂。是日恭邸請假。